

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

■曹胜杰 贾昊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胜利通过大渡河，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计划彻底破产。7日，中央红军占领天全。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争取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芦山、宝兴防线后，进入宝兴县大渡河地区，随后向不远处的夹金山挺进。

最险不过夹金山

位于川西的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横亘在宝兴县和懋功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被当地人称为“神山”。当地歌谣称：“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雪山上，每走一段就会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的战士经不住寒冷侵袭而牺牲，有的战士踩空浮雪而掉落山崖，还有的因为高原缺氧没能挺过去。

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从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回忆录的字里行间里，都能感受得到翻越夹金山的艰苦不易。

聂荣臻描写过夹金山变幻无常的天气：“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把我们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雪人。”

杨成武回忆起翻越夹金山的细节：“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脸上、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划着。我们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就是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也无济于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将士之间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歌声、笑声、加油声回荡在山谷中，给同志们以力量和信心。陈赓曾开玩笑地说：“夹金山的山神土地，也和蒋介石一样，你怕它，它就欺侮你；你跟它斗，他就老实了！”幽默的比喻引起同志们的欢笑，翻山的疲劳也随之



位于四川夹金山海拔4114米垭口的红色主题文化景观。

着爽朗的笑声烟消云散。红军将士凭借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征服了这座“神山”。

最暖不过战友情

当时，大多数红军将士来自南方，从未经历过高寒缺氧环境，身上还穿着单衣。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行军打仗，很多人的衣服已破烂不堪，连草鞋都已经穿烂了。可当他们抵达夹金山山脚，不仅对当地群众秋毫无犯，还帮助他们砍柴挑水、为其医治伤寒疾病。红军的所作所为被当地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得知红军要翻越夹金山，当地群众主动提出为红军引路，家家户户有粮的捐粮，有衣的捐衣，出人出力支持红军翻越雪山。

夹金山虽险，战友情更暖。6月中旬，这支绵延队伍手拉着手，相互搀扶，携老带幼毅然向着山顶进发。毛泽东同志和普通战士一样，手拄木棍、身着旧衣，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快到山顶

时，天气骤变，狂风卷起积雪，毛泽东同志把身边的几个小鬼叫到身边，撑起雨伞，用有力的双臂紧紧拽着，为他们挡风遮雪。

翻越夹金山时，每名红军身上除了武器弹药外，还有10多斤的口粮和行囊，这对于当时才12岁的小红军谭发贵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后来，谭发贵在回忆录中写道：刚出发没多久，或许是感觉到我的疲惫，班长转过头来和蔼地对我说：“小鬼，可别掉队呀！”班长便不由分说把我的枪给拿过去挂到自己肩上，旁边的战友连话都不说就把我的挎包和米袋抢过去背。

过了山顶就要走下坡路，可雪地路滑，需要把被单或者衬衣撕了当包脚布，谭发贵什么也没有，大家就忍着饥饿互相谦让，干部让战士，战士让红小鬼，红小鬼让病号。这样一支官兵一致、患难与共、团结友爱的队伍，已经没有什么再能够

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最喜不过会师景

为策应中央红军安全翻越夹金山，红四方面军派出第30军第88师等部队击退了国民党军，攻占懋功，进驻夹金山北面山脚下的达维村，准备迎接中央红军。他们筹集了粮食、草鞋、毛毯和被褥等，全军上下都在等待着这支跋涉万里的兄弟部队。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经过艰苦跋涉，终于翻过了夹金山。当战士们来到山脚下时，发现远处的村寨里有人背枪来回走动，团长立即派出侦察员探明情况，同时让司号员用号音向对方联系，但由于距离较远，一时无法判断是敌是友。很快，侦察员兴奋地跑回来报告：“是红四方面军！是我们的同志！”紧接着，前方也传来清晰的喊声：“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欢迎中央红军的同志！”红军队伍里顿时欢声雷动。

随后的几天，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陆续翻过夹金山。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21日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举行了联欢会，热烈庆祝两军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朱德在会上讲了话，指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会师后的光荣任务。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两支各自为战的英雄部队第一次会合在一起，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中央红军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捐钱捐物，编歌曲、排节目，热情慰问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自发开展向红四方面军学习的活动。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将士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经受了饥寒考验，征服了被称为“神山”“鬼门关”的大雪山，铸就了红军“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夹金山精神。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壮丽事迹，已成为中国革命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敢于迎难而上，永不言败的鲜活写照。

游击神兵转战肇庆德庆

■汤炎忠

在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斌山岗的茂密山林间，坐落着一栋砖木瓦结构的平房古建筑。这里原为文武宫，1944年改建为斌山中学。1946年1月，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在斌山中学成立，为这里烙上了鲜明的红色印记。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以斌山中学为驻地，将其打造为培养革命志士的“大熔炉”。周钊、余渭泉、黎曼青、李君怡、徐儒华等都曾在此任教；不少师生还参加了游击队，开展了一系列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数粤桂湘边纵队绥贺支队第二团。

绥贺支队以少战多勇突围。1948年，随着粤桂湘边纵队在粤西、桂东不断发展壮大，在德庆三河地域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机会日渐成熟。

4月中旬，陈胜、叶向荣、刘超明、徐儒华等人，带领绥贺支队第二团共300余人，从六龙坑转回三河的三坑，并在附近村庄开展抗敌宣传活动。

绥贺支队第二团的强劲发展势头，令驻守两广的国民党军十分恐慌。当时主粤的宋子文秘密制订《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组织法》，并筹建国民党“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企图早日剿灭这支“心头大患”。

不久，国民党集中桂东九县、粤西五县1700多人的兵力，兵分3路向怀南六龙坑、广宁森洞、德封边境进攻，“围剿”绥贺支队及其下属各团。

6月1日，国民党桂军正式对怀南六龙坑游击区发动进攻。残暴的敌军在六龙坑大肆烧杀，仅一天就杀害群众45人。绥贺支队第二团奋勇应战，以少战多，最终攻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随后，为保存有生力量，第二团迅速改变策略，分成两队向外突围，一队向广宁森洞转移，另一队突围到德庆。

6月中旬，向德庆方向转移的队伍率先抵达三河。三河地界，从山环绕、渺无人烟，对于游击作战来说，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三河地处德庆、封川、怀集三县交界，这里山高林密、河谷纵横，地势险要，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十分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此外，这里还驻扎着刘超明、徐儒华带领的绥贺支队分部，有了自己人相互支援，更有利于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

于是，绥贺支队第二团在三河地界扎下了根，第二团总部就设在云利河尾的黄石降村，在这里指挥各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绝处逢生建立游击根据地。然而，绥贺支队第二团广宁方向的部队情况不容乐观。国民党两广“联剿”部队在德庆搜不到绥贺支队第二团的踪影，便把锋芒转向广宁四雅。当时转移到四雅的队伍中，大多是绥贺支队

第二团的后勤人员及家属，他们受到敌人的围困，境况异常凶险。不少革命家属在“围剿”中壮烈牺牲，其中就包括徐儒华的4名亲属。

经历了异常残酷的浴血奋战，广宁方向部队终于带领家属艰难突围，于6月下旬抵达三河，与德庆的部队顺利会合。随后，他们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和群众基础，在德庆的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国民党桂军2个营一直追踪到德封边境，却没见过绥贺支队的影子。于是，他们在德封边境设卡封路，对整片山区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封锁。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绥贺支队第二团的战士们咬紧牙关、苦苦坚守，直到敌军主力转移才得以对外活动。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绝处逢生的绥贺支队第二团愈挫愈勇。此后，他们以三河为驻地，建立了德庆三河游击根据地，并向凤村九龙和西江边开辟游击新区，为德庆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陈列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内的复原木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日运动。与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相比，反日义勇军大多系旧东北军或山林土匪出身，派系众多、成分复杂，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统一领导，且部队军纪不严、扰民害民的现象时常发生，这种一面揭竿举旗抗日、一面欺压掠夺民众的两面性和落后性，不仅制约义勇军、山林队的自身生存和发展，也严重影响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整体局面。为贯彻中共中央及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指示，以赵尚志为队长的珠河东北抗日游击队主动团结反日义勇军、山林队，联合一切反日力量与日伪展开斗争，在“木炮打宾州”“三岔河突围”两场战斗中，打击震慑了敌人，扩大了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升了我党领导下的东北反日武装力量的影响力。

团结反日武装力量，建立反日统一战线。1933年10月10日，珠河东北抗日游击队在珠河县三股流孟家粉院院子庄正式成立。游击队在赵尚志的指挥下积极执行党的斗争策略、方针，注重发动和依靠群众，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接连取得对敌军事斗争的胜利并迅速发展壮大。“珠河东北抗日游击队”这面旗帜格外引人注目，其影响在义勇军、山林队中日渐深入。为鼓励义勇军、山林队继续抗日，赵尚志积极进行团结争取，讲明共同抗日的道理，宣传一致对外、联合抗敌、依靠百姓等生存和斗争路线，还将打仗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拨给他们。这种主动团结与争取的行为收到了回应，许多义勇军、山林队人员在思

想和行动上逐渐向游击队靠拢，并表示愿意与游击队建立关系或接受改编及领导。

1934年3月初，赵尚志率领游击队与“青林”义勇军一起召集“北来”“七省”“好友”等义勇军、山林队各部首领，举行了反日联合军会议。会上，赵尚志把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与各部义勇军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并一致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合军的成立，标志着哈东地区以珠河抗日游击队为核心的反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反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新阶段。

木炮打宾州，声威震敌胆。东北抗日联合军组建后，气氛团结志昂扬。1934年5月初，为打击日伪军，纪念红五月，赵尚志与各义勇军首领商定联合进攻敌人的重要据点——宾县县城宾州镇。一年前，赵尚志在朝阳队时曾“围剿救救”攻打过这座哈东重镇，一年后，宾州城防更加坚固，敌人防守更加严密。在赵尚志制订的战斗计划里有三个要点：一是采取“围三阙一”的方法，兵分东、西、南三路将敌人包围，其中南门为主攻，由赵尚志亲自指挥，北面放开口子，留作敌人逃跑之用，并派一队在北门外埋伏截击。二是行动中采用特制木炮轰击，以震慑性的火力确保攻城主力部队快速打开突破口。三是采取军事、政治两方面攻势，在实施军事行动的同时，对伪县长和伪军展开政治劝降。

将是军中魂，她是军中胆。为攻

联合起来抗日救国

——赵尚志指挥东北反日联合军的两次战斗

■王凤春

打宾州，赵尚志令人特制了一门攻城火炮，使用湿柳木和粗管制成炮身，炮身长约六七尺，炮口内径1尺左右，可装10多斤火药、三四十斤碎铁及大秤砣等物，威力十分了得。9日掌灯时分，战斗打响，各部武装开始分头行动猛烈攻城，随着震天的炮声响起，城南门的炮楼、城墙应声轰塌，游击队少年连的战士们率先从木炮打开的缺口冲入城内与敌展开激战，进攻势头之猛烈令守城的敌人胆寒，城内的守军先后7次打电话向哈尔滨求援。次日9时许，从哈东增援的数百名日伪军向宾州扑来，并伴有几架飞机在空中轰炸扫射。为避免部队遭受过重损失，赵尚志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撤离阵地。等敌援军赶到时，反日联合军已经有序离开宾县。

虽然战前和战中的政治攻势没有取得成效，作战目的亦因敌人援军到来未能完全实现，但东北反日联合军这次攻城行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打出了政治影响，予敌心理、精神上极大震慑，一度令宾县、五常、双城、阿城一带的敌人闻风丧胆，反日联合军的作战行动也深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提升了反日联合军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收获了军事价值，此战是东北反日联合军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击队与义勇军的联合战斗，既锻炼了我方部队，也消灭了大量敌人，东北反日联合军以牺牲2人、受伤1人、被俘1人的代价，毙伤敌70多人，缴获枪械弹药、棉衣、粮食等大量物资。

三岔河成功突围，力量悬殊一场硬仗。攻打宾州以后，为与土龙山农民暴动相呼应，扩展新的根据地，赵尚志率领反日联合军继续在宾县三岔河一带活动。6月初，由于汉奸报信，反日联合军的行踪被敌人获悉。7日下午，来自宾县、珠河、哈尔滨的日伪军共600多人从东西两面抵达三岔河，对反日联合军进行攻击。

驻八里岗的“九江”“白龙”队与敌

人首先交火，驻田家油坊的“黄炮”队随后与敌展开火拼，由于敌人重火力优势明显，两支反日联合军边打边退，钻进附近山里。赵尚志即进行战斗部署，由张寿钱（即李兆麟）率一队到岭东三门高家一带阻击敌人，自己带骑兵队和1中队去田家油坊增援。增援途中与敌遭遇，虽激战予敌一定打击，但敌人火力凶猛，赵尚志决定率部进入“铁军”队驻守的三门王家，敌人很快对王家大院进行围攻。敌人的疯狂使战斗异常激烈，赵尚志率领的游击队更加英勇顽强，激战中骑兵队长李根植壮烈牺牲，点燃了战士们胸中的怒火，被围困的游击队员们愈战愈勇，击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至8日下午激战整一天，我军弹药所剩无几，处境十分危险，仍顽强坚守阵地待突围。当夜幕降临，张寿钱布置的援军及“九江”队分别赶来支援，赵尚志指挥指挥部突围，里应外合对敌人展开夹击，敌人死伤惨重之下狼狈撤退，赵尚志与骑兵队、1中队终于脱离险境。此后两天，敌人又反复攻打反日联合军各部，均被击退。

此战是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硬仗恶仗，战斗中我军2亡3伤，共毙敌50多人，击伤多人。这一战斗的胜利，在哈东地区义勇军、山林队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们纷纷称赞游击队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并表示愿意加入反日联合军，甘心接受游击队领导，甚至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也弃暗投明与游击队建立联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珠河反日游击队与各部义勇军实现联合，在黑土地上掀起了反侵略斗争的高潮，并召唤着生长在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史说新语



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内景。

巧克力在战场上的另类作用

■黄岩

一战期间，参战国军队发现巧克力具有高热、易携带等特点，可以提振前线士气，于是将其作为单兵口粮配发给前线士兵。然而，从市场上采购的巧克力口味实在太好，引得士兵纷纷将其作为零食，没事咬两口，等到上级下令食用紧急口粮时，巧克力已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1937年，世界局势风云激荡，美军意识到战争很快要爆发，必须做好准备，于是开始研发专门的军用巧克力。针对一战战场上出现的情况，美军要求巧克力开发商在研发军用巧克力时，除满足重量轻、热量高、抗高温3个条件外，最重要的是“味道不能比煮熟的土豆好”，避免士兵将巧克力作为零食食用。这种军用巧克力减少了蔗糖比例，加入了大量燕麦粉和玉米粉，满足了美国军队采购要求，味道苦涩、难以咀嚼且口感极差，令美军士兵怨声载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又对开发商提出新要求，即在原来的配方中加入适量维生素以预防热带脚气病，这使得军用巧克力口感更差。这款军用巧克力因“令人发指”的口感和味道而不受美国士兵欢迎，但满足了部队对应急口

粮的需求，被美军大量采购并对二战取得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市面上另一款充满“热带风味”的巧克力棒，因香甜口味得到美国民众和士兵的喜爱。该巧克力棒的生产商还以特殊的方式，在二战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款巧克力棒是一种用黑巧克力包裹椰蓉的糖果。椰子作为这款巧克力棒的重要原材料，在二战以前都是从菲律宾采购。二战爆发以后，原有供应渠道被切断，制造商寻找到一个新的椰子供应地——波多黎各。波多黎各位于加勒比海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北临大西洋。面对大西洋海域中神出鬼没的德军U型潜艇，制造商为避免引起德军怀疑，采购了7艘吨位很小的帆船，用于从波多黎各运送椰子，并将这支船队称为“跳蚤船队”。“跳蚤船队”没有引起德军注意，避免了被潜艇攻击。由于“跳蚤船队”能够平安且频繁往来，美军开始利用其获取德军舰艇位置、数量和攻击目标等情报信息，有力打击了加勒比海的德国海军。此外，制造商还将用过的椰子壳捐赠给美军，用于制造防毒面具和爆炸物。